



# 与“重庆最后的高山湿地”对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玲漫

葱坪在巫山。去葱坪，山高路远，还很危险。这是我未入葱坪这片秘境前，听人提及的最鲜明的信息。

十三年前，随采风朋友走进当阳乡，当大部队向着葱坪进发时，我终究没能战胜内心的怯懦，在半途选择了退却。至今记得，当晚红姐将从葱坪天池采回的野葱洗净切碎，拌着土鸡蛋炒成喷香的菜肴，席间众人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天池的清冽、草甸的辽阔，以及深山里藏不住的野趣时，我独自坐在角落，望着窗外的夜色，为自己的错失良机满心愧疚。葱坪，这方“重庆最后的高山湿地”的神秘面纱用十三年长成了我心中的夙愿，我想去葱坪，完成一次与深山的深度对话，来一场灵魂的溯源之旅。

## 葱坪初见

霜降刚过，彩林初染，应朋友之邀再一次走进当阳乡。“去葱坪，山高路远，还很危险”的叮嘱，依旧如当年般恳切。但这一次，我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建设，心底只有一个念头，无论如何，都要踏上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，拿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。出发前夜，我辗转难眠，足未出户，心却早已越过层峦叠嶂，飞向了那片深山。

跨过老林场旁的铁栅栏门，便正式踏入了葱坪的疆域。踏上石阶倍感温润酥软，一层厚如绒毯的落叶裹着晨露的湿润，空气里弥漫着松木的清冽与腐殖土的醇厚，视线随着林深树密渐渐深邃，抬头望去，苍翠的林木参差错落，遮天蔽日，悬崖峭壁巍峨矗立，接引穹碧之上。回望远山，白云如轻纱般升腾飘逸，恰似神女舒袖，足以拂去人心头的尘垢。山骨深邃，静默无言，却藏着天地间的玄意。山林很静，只有簌簌落叶声、淙淙清泉声，甚至连丁达尔之光照在古老树干上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蜕尽了肉身的束缚，从红尘俗世穿越到了纯净空灵的世界，只剩下赤裸裸的灵魂，与宇宙自然进行着无声的对话。

很喜欢加措的那句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。十三年前的遗憾，原来并非偶然。那时的我，心性浮躁，被尘世的喧嚣裹挟，即便踏入这片深山，也未必能读懂它的箴言。唯有历经岁月沉淀，褪去一身浮华，方能在这清寂之中，听见大山的智慧。

## 葱坪山民

进山的向导是当地一位老山民，名叫吴光平。他精干健谈，在大山里生活了四

十六年，祖祖辈辈都与这片深山相依为命。山民与大山，最和谐的关系莫过于彼此懂得。一路上，我满怀好奇与惊恐，总担心一不留神会遇上大黑熊，紧紧跟在吴光平身后，总有问不完的问题。吴光平的言谈间，满是对大山的敬畏与自信。我想，深山的山民都是懂山的。他们坚守着“采而有度，休养生息”的古训。正是这份懂得与坚守，才让这片深山得以完好保存，让这里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对这些山民，生出了一份清澈而深沉的敬畏。

石阶两旁，不知名的野花肆意绽放，中草药随处可见，小虫蚁在草叶上悠然爬行。吴光平随手从腐草丛中采下一株女儿红，殷红的色彩格外夺目。他细细科普着药草的功用，我心中暗自赞叹，这唯美的名字，恰如其分地配得上它的风骨。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早已在这片深山里得到了最纯粹的验证。

大山的怀抱，博大而包容。吴光平指着半山腰路旁的一片粗壮树木，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那些树木的树皮从树干处向外裂开，形似一只只即将起舞的花蝴蝶。他说，山民们叫它化瓜树，树皮随时可以点燃取暖。封山之前，山民进山捡拾野菌，时常会迷路，深山阴晴不定，一旦体温失衡，点燃树皮便能抵御严寒，挽救生命。

深山不语，自带威严，而我感受到的，却是深厚与心安，藏着对生命最温柔的包容。

它就像母亲的怀抱，既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滋养，也包容着我们成长中的辛酸屈辱与叛逆青春，给了我们人生中最安全的港湾。如此，山民怎能不懂大山？怎能不爱大山？当这片深山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时，数万名山民自觉举家搬迁，像吴光平一样，主动担负起守望大山的责任。这，便是大山滋养出的智慧，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默契。

## 葱坪可触

顺着蜿蜒的石梯拾级而上，我们登上了好汉坡，眺望姑娘岩。在当阳的深山里，地名背后的故事不少，比如阎王鼻子鬼门关、旗帜山、袁国公与纪鸾英等，正是因为这些或凄美或浪漫的故事赋予了大山不一样的生命力，长成了山民祖祖辈辈的风骨。登上山巅，回望来路，当阳全景尽收眼底，杜甫笔下“一览众山小”的磅礴之气，大抵便是如此。云雾从山谷沿着山脊缭绕铺陈，汇聚

成浩渺云海，山风呼啸，卷起阵阵松涛，裹挟着云海从山间弥散，朦胧了远山的轮廓，一时竟让人分不清是仙境还是人间。

“看见天池了！”一声惊呼，我梦寐以求的惊喜近在眼前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山路愈发崎岖，不规则的山石硌得脚底生疼，却让我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存在感。穿过一片乔木丛，眼前豁然开阔。碧蓝的苍穹之下，一颗颗鲜红的野山楂格外可人，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打卡拍照，这一蓝一红的鲜明对比，在大自然的调色盘中，怎么拍都美，却又总觉得拍不出它万分之一的神韵。惊喜之余，我的脚步已然踏入葱坪草甸，软绵绵的触感，好似一脚踏进了海绵垫，那应该承载着上千年岁月的密码。

吴光平说，草甸最美的季节是七八月份，那时繁花似锦，草木丰润，宛如人间天堂。有人为错过了花期而感慨，我却对这深秋的葱坪，多了几分偏爱。我爱它的内敛稳重，爱它的深邃含蓄，就如人生，人到中年，便开始沉淀过往，褪尽浮华，皈依生命的本真。

望着眼前次第渐红的秋景，卸下了所有负累，仿佛瞬间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恣意躺在草甸之上，张开四肢，尽情亲近这片土地，山是静的，风是静的，就连身旁众人的闲聊声，也变得悠远而宁静。那一刻，只有灵魂深处的低语，深深陶醉于大山无尽的松弛感，一年四季阴晴更迭，草木鸟兽各自为序，遵循自然之道，生息繁衍，其乐无穷。山风伴着草尖儿轻抚脸颊的温柔，宛如母亲多年未曾抚摸我额头头发的触感。

## 葱坪悟道

脚步不断探入秘境，我的灵魂与深山

的内核也愈发接近。忽然，一汪清澈的池水映入眼帘，如明镜般澄澈，倒映着天空与群山。这汪清泉，似一幅水墨画，又似仙侠剧里的灵泉，会不会有青龙或灵兽从池中升起？这汪天池，已存在上千万年，还是上亿年，没人能说清它的年岁。我静静伫立在池边，池水也静静地看着我，对于我的到来，不惊不喜。如此空灵明澈的天池，它更像一部无字的经书，引领我们观自在，在诸法空相间悟出一颗清净心，也如这般无垢无染、无贪嗔痴怨，即得般若菩提之逍遥。

环望四周，群山环绕，看山势应是所有的积水都汇聚于此，又从这里默默流向山下。入山前，见山林间清泉飞瀑，淙淙不息，心中满是疑惑，这里并非四季多雨，为何山泉能常年流淌？这水，究竟来自哪里？此刻，望着这汪天池，忽然读懂了“涵养”二字的深意与伟大。大道至简，不生不灭，这是自然的智慧。深山不语，让我懂得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的真谛，上善若水，原来生生不息来自默默沉淀，厚积薄发，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，舍一份利心，得一份洒脱。

阳光西斜，我们开始返程。一路清风白云，鹰隼在天际盘旋，树下时不时冒出一片山菌，为归途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暮鸦开始归巢，同行之人兴致盎然，扯上几嗓子薛仁贵征西的山歌，歌声里满是山民的惬意与洒脱，空旷辽远，划破了山林的寂静。回望葱坪之行，所有的相遇，都恰逢其时。

葱坪，已成为心中那方诗意圣地。我已将那汪天池，悄悄藏进了灵魂深处。



葱坪天池 资料图片

# 新姑娘糖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

“新姑娘，生得俏，送喜糖，呵呵笑。剥一颗，放嘴里，不打瞌睡乐陶陶！”每当听到或想起这首趣味童谣《新姑娘糖》，我心里便像被糖甜蜜地滋润，一股暖流倏地漾开，溢满记忆的角落。

在我的老家，新娶的媳妇，不叫“新娘”而叫“新姑娘”。为啥？乡音里自有它的道理——娘，通常指大娘，一开口就感觉辈分上去了，显老；姑娘指待字闺中的女儿家，这称呼带着闺阁的娇俏，才叫年轻。再者，从新姑娘正式出嫁那天起，她就是婆家的人，公公、婆婆都得像对待亲生姑娘一样疼着、护着。由此可见，“新姑娘”的称谓里，鲜活诠释着“一方水土养一

方人”的朴素智慧。

我至今记得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一个春暖花开的吉日，伯父家堂哥娶新姑娘的情景，这样的好事，我也领了份“美差”，成了迎亲队伍里喜气洋洋的一员。

清晨6点，天光熹微，迎亲的大队人马便集结了。德高望重的“路总管”执礼在前，他是传统婚礼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角色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迎亲总指挥”。民间乐师吹响唢呐，敲锣打鼓，惊起了林间的雀鸟，也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众人担着喜糖、白酒、肉食等各色聘礼，带着抬嫁妆的杠子、绳索等一应家什，朝着新姑娘家迤迳而行，队伍浩浩荡荡。

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跋涉，翻越三道巍巍山梁，我们终于抵达了萦绕着期盼的新姑娘家。

礼程伊始，首先是“过礼”。男方迎亲的鞭炮声率先划破山乡的静谧，女方家紧随其后点燃一

串鞭炮。

紧接着，女方家的亲眷们簇拥上前，一边笑着接过送来的喜糖、酒肉与其他礼品，一边说着“太破费了”的客套话。这其乐融融的场景，便是乡间最淳朴的“笑纳”。

女方家委派的“押礼先生”（女方负责带队押送嫁妆去男方的人），与男方的“路总管”郑重接洽。双方执礼相见，共同确保那满载着祝福与期许的嫁妆，能依礼呈送，一路顺遂，圆满抵达。

礼毕。女方家的“支客司”（农村地区红白喜事主持人的俗称）一声高喊：“亲朋族戚且听好，良辰吉时已经到。八仙锣鼓请奏乐，烟花爆竹快鸣响。娶亲送亲做准备，请新姑娘出闺房。发亲了哟，各就各位。”

男方迎亲的队伍应声而动，赶紧上前接受女方准备的嫁妆。穿衣柜厚实，自然打头阵；碗柜、梳妆台、书桌、箱笼、板凳等其他家具，陆陆续续。最讲究的是，每一副行架上都搭配了铺盖或枕套或床单等床上用品，寓意“铺陈锦绣”。

依照旧俗，新姑娘出嫁当日，总要在随行的嫁妆里，细心藏放些用红纸精心包裹的喜糖，以让搬运嫁妆的迎亲人员在付出辛劳的同时，能第一时间尝到这

份甜意。

迎亲队伍中的李大叔率先发现了秘密。他搬运一床被褥时，手在边角处不经意触碰到一个棱角分明的小包裹，掏出来一看，顿时眉开眼笑：“嘿！这是新姑娘在嫁妆中备的喜糖，犒劳咱们哩！”

随后，我们在各自负责承运的嫁妆中，都发现了新姑娘预先塞好的喜糖。顿时，惊喜的呼声此起彼伏，喜庆的气氛达到高潮。

“你们晓得不？吃了新姑娘的喜糖，不打瞌睡！”李大叔还故意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补充道，“这糖里啊，有新姑娘的喜气，吃了精神百倍，干活不累！”

如今，30多年过去了，随着自由恋爱、婚事从简等新观念的普及，家乡传统的婚恋模式已然发生了变化，但吃新姑娘喜糖的习俗，却依然被一代代人郑重地保留下来。除了新姑娘在嫁妆中藏喜糖，闹洞房时大家还会争先恐后地向新姑娘讨要喜糖吃，这既是分享新婚的甜蜜，更是为了从新姑娘手中沾取一份喜气，讨一个未来日子甜甜蜜蜜的好彩头。

